

離騷集傳一卷

(宋)錢杲之撰 宋刻本 朱承爵 費念慈 邵松年題款

黃丕烈 孫延跋。框高二十一·四釐米，寬十五·六釐米。每半葉九行，行十八字，細黑口，左右雙邊。

錢杲之，生平爵里無考。此書卷端第二行下題「晉陵錢杲之集傳」，因知其為晉陵人。晉陵即毘陵，即今江蘇常州。然查咸淳《毘陵志》，無論是貢舉或人物中均無錢杲之蹤迹。該書卷尾雙行小字注中有錢杲之對《離騷》發表的看法：「右《離騷賦》，凡十四節，三百七十三句。蓋古詩有節有章，賦有節無章。今約《離騷》一篇，大節十有四……」即是說他把《離騷》視作賦。對此，清代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曾強烈批評曰：「杲之不曉昭明置《騷》於詩後之義，妄認《騷》即為賦，侏儒之隅見若此。」今檢此書，果將《離騷》分為三百七十三句，十四節，而後逐一加以集注。其注「不敢同王叔師之注也，然其旨一稟於叔師」（錢曾《讀書敏求記》語）。叔師即東漢王逸，字叔師，最早為《楚辭》作章句者。阮元《四庫未收書目提要》亦謂「其名為集傳者，以王叔師曾有《離騷》注解，杲之不敢同於王注也。然其注旁採《爾雅》、《本草》、《淮南子》、《山海

經》等書，其旨一稟於叔師」。因知錢杲之集傳《離騷》，實祖述王逸，但能旁徵博引，亦反映出一定見解。

此書僅見於《宋史·藝文志》，著錄為「《離騷》一卷，錢杲之集傳」。晁公武《郡齋讀書志》、陳振孫《直齋書錄解題》均不見著錄。或其書晚出，兩目不及著錄亦未可知。明代朱承爵曾見此本，故題款於其上。明末又見於毛氏《汲古閣祕本書目》，清初再見於錢遵王《讀書敏求記》。後歸黃氏士禮居，再歸汪士鐘，再歸鐵琴銅劍樓。

關於此書的版本，本書沒有直接的內證，書外又無具體論及者，故歷來祇能籠統地說是宋刻本。汲古閣認定是宋刻本，錢遵王亦認為是宋刻本，黃丕烈手跋此書，更謂「此錢杲之《離騷集傳》，宋板之精絕者」。《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》亦著錄為宋版，且謂書中「貞」、「禎」二字闕筆避諱。其實闕筆避諱者，尚有齊桓公的「桓」字，且不止一處，顯然已避到北宋末帝欽宗趙桓的名諱，這是南宋，特別是南宋前期刻書的常見現象。今審此書的印紙墨色、字體刀法、版式行款等特色，定為宋刻本無庸置疑。且其風貌，既非閩刻，亦不似浙刻，也不類江西，很有可能就是錢杲之家鄉今常州一帶的刻

本。此本傳世孤罕，僅有兩部清影宋抄本傳世，蓋亦由此所從出。

此本鈐有「子儋」、「西舜城居士」、「戊戌毛晉」、「汲古閣」、「毛氏藏書子孫永寶」、「棟亭曹氏藏書」、「士礼居」、「黃印丕烈」、「復翁」、「汪印士鐘」、「閩源真賞」、「古里瞿氏記」、「虞山瞿紹基藏書之印」、「鐵琴銅劍樓」等印記，表明此本曾經明朱承爵、毛晉、清曹寅、黃丕烈、汪士鐘及瞿氏鐵琴銅劍樓遞藏，最後歸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。（李致忠）